

塞上系列之

南方之雄

上



远方出版社



公孫千羽全集之

南方之雄

上

远方出版社

公孙千羽全集之

南方之雄

远方出版社



公孫千羽全集之

南方之雄

远方出版社

Ⓣ

责任编辑:贾继贤

封面设计:刘念

塞上系列之
南方之雄
公孙千羽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省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7 字数:480千 插页:12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0册

ISBN7-80595-467-4/I·194

定价:28.80

内容提要

岸边烟柳苍苍，江上春波漾漾，
阳关旧曲——不宜唱，
只恐英雄断肠；十年扬剑长啸，
莽莽江湖，海棠梦里醉魂销！
阳春白雪激云霄，江湖浪涛！
英豪侠少，剑要出鞘；
兰舷雨英豪狂，巫山云雨梦得偿！
落霞鸳鸯齐双飞，苍茫大地任逍遥！

目 录

第一章 失手无形剑之客.....	1
第二章 赌头拼命禹王台	37
第三章 赴难险入白云寺	73
第四章 此时应邀赴深山.....	114
第五章 古洞绝艺显神威.....	156
第六章 玉笛豪胆还新交.....	191

目 录

第 七 章	威武名扬天下知	233
第 八 章	月下同消万古愁	269
第 九 章	苦学绝艺已初成	304
第 十 章	作客再开桃花源	350
第十一章	学成出师洞庭湖	390
第十二章	风云岳阳楼之上	428

目 录

第十三章	群雄聚会岳阳楼·····	465
第十四章	冷剑直取秦皇岛·····	504
第十五章	你虞我诈实本能·····	541
第十六章	各自奇能勾血印·····	581
第十七章	往事如烟烟消散·····	617
第十八章	江湖之上自封王·····	654

第七章 威武名扬天下知

那一声‘武天子’出口，乐童们又吹吹打打起来，果然是好一番王者的气象！

乐音声中，前面那乘八辂车舆车门洞开，黄幔掀起，走出两个杏黄衣裳的少女，头挽宫髻，手捧长剑，站在门侧！

然后，车门里闪出一皓发高年老者，发如猬毛磔，黄袍盛银，都丽灿烂，手提一根绿玉杖！

何沧澜见他身上的衣裳和在‘启天宫’一言道破自己使用‘诛天神剑’的红衣老者气派相似，便知此老乃‘三公之一’，绝非‘武天子’其人！

果然，乐章再奏一曲，后面那乘舆车，鱼贯走出四个宫装少妇，娥眉淡扫，宫髻高堆，红妆美艳，姿色撩人，分立在车门两侧！

南方之雄

左侧两女，各自端托三尺玲珑宝塔，和斑斓三足商鼎！

右侧两女，一个手捧亮如圆月，光洁鉴人的蟠龙宝镜，一个手捧九宝镶嵌的五尺龙泉！

何沧澜两眼不瞬，看着车门，心下惊涛拍岸，浪花四起，想道：

“武天子，我们总算遇上了，你是偶然路过，恰好遇上我，这是屈尊降纡特地赶了来？不管怎样，你总作对了，迫我在不愿意出手之际出手，便是你的优势……可惜的是诛天神剑尚未一尽全功，否则……”

可是他的神色仍然毫无怯意，他却不知，这便是他的优势！朝气蓬勃！

乐曲已奏出‘九韶之乐’！好不容易乐童把迎驾之曲，奏到高潮：

舆车里缓缓冒出一个龙头——武天子终于走出车来了！

他头戴珠光辉煌的皇冠，身穿蹙金绣龙黄袍，脚下凌空踏虚，仿佛踩着无形玉阶，徐徐而下丹墀！

这是‘履踩青云’呀！

这气势排场及功夫，部属其压力之重，等闲之辈，如何能不忘丧股寒……

何沧澜深深吸一口气，缓缓的运转十二重楼一周而吐出！江湖亡命，天涯一剑……目不斜视，眼里流露出一种自嘲，两种淡漠，三种惨忍！

那是深藏不露的敌意呀！

隗家玲冷眼旁观，在何沧澜眼眸里发现一些邪恶的味道，暗自惊心忖道：

“大概他一生坎坷，竟需用这种眼色来保护自己，他是否一向都是这样的呢？”

忽然之间，她觉得他跟自己之间非常陌生，比被自己误认为神医虞鹤时更陌生！

刚才陪自己煦煦倾谈的步月者，那里去了呢？刚才他曾亲密的朋友呀……

奇怪的很，她并未因此心寒，却是觉得发现了他的一面人生而高兴，不禁暗自寻思：

难道我觉得他有理？他真的是亲密的朋友吗……”她再思忖：

“这是他英雄的岁月！英雄那是得由无穷尽的杀伐中得来！他是在向世所公认的强者挑战呀！因之，他失去了自我！他是谁呢……”

这样的想法，令他自己心弦震动，吃惊不已！

连忙一镇心神，冷冷注视眼前阴险绝伦杀气凛冽的局势！在形势上看他是弱者！

他已经掉落在这可怖的陷阱中！不是吗？

看！那个‘武天子’，那个号称宇内第一高人的‘章元朱’，自在哪里踩脚！

离地二尺，七寸、四寸、冉冉而降，离地一寸时，还要踩一下！总算脚踏实地了！

~~~~~ 南方之雄 ~~~~~

他满头银发，修整得极整齐，颌下三绺一长两短的美髯，也有条不紊，五官端正，鼻如悬胆，肤赤如婴，身材修长……

乐曲终了，万籁俱寂——

何沧澜放下牵马的手，并不回头，嘴里喃喃的交待道：

“一场恶斗，势在不免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你千万记住，绝不能插手！”

他是说给隗家玲听的！

隗家玲正想分辩，说话的人已经离她而去！她陡然有种失落感！

何沧澜稳定的往前走了五步！

‘武天子’也往前走了五步！

两人相距不及十丈！

静寂——

不知那一匹马希聿聿地嘶号了一声，各人闻声惊心！

一阵莫名其妙的紧张，蓦然流过隗家玲全身，她掩饰的伸出皓腕，牵住身旁空骑的皮缰，那意思是安慰它，要它千万莫号叫！不要怕！

阵马悲嘶，那是一种不祥的预感呀！更发现‘墨剑’尚挂在鞍旁——

他没有带剑便出阵了！是否乃紧张过度……

在各自走了五步当中，这是有考究的，各自的成就已泄露无遗！当然，‘武天子’已尽占上风，何沧澜本来轻

~~~~~ 南方之雄 ~~~~~

功最差，现在更差的离谱了！只能评之谓：

“拙实！”别无是处！

‘武天子’张开了天子的嘴巴，说话了，微带豫东口音，声音不大，但一字一句都打在人家的耳膜上，说着下面几个字，音发金石之声！

“何沧澜，你知罪……不知……罪？”

何沧澜不辩！

沉默是金！

这多少出人意表，‘武天子’身后那队人马起了絮絮微响，不旋踵又归于沉寂！

隗家玲更是着急，提着缰绳的手抓得更紧了，想道：

“怎的不开口呢？在他脑筋里，在想些什么？”

‘武天子’脸上不带表情——他是不是也觉得意外呢？

至少外人不知道——只听他少顷，续数其罪：

“你掌伤我爱孙于前，又乘孤家出巡，上殿欺凌下人于后，两罪俱发，其罪当诛！”

最后四字‘其罪当诛’，犹如天雷轰顶，震荡在夜深沉沉的平野上！

众人以为何沧澜必当开口辩驳，甚至出言不逊，那知他沉默如故，犹如石翁仲那样站在那里听训受辱！

‘武天子’暗暗惊愕，此子是俯首认罪，期望从轻发落？还是肚里另有文章，故弄虚玄？不管如何，且声色俱厉再训一顿，以杀其顽劣不拘之性！

“你罪不在赧，现在惶悔亦已不及——你究竟认罪不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南方之雄 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认罪？”

何沧澜仍然不答！

站在他身后五尺的隗家玲替他着急之余，忽然明白了他为何不答话之意？

‘武天子’心下暴跳如雷，火冒三千丈，恨不得一掌……至此他才明白过来，这小子早已蓄志在心，意存一拼！因道：

“你噤若寒蝉，俯首认罪，打量孤家便奈何你不得了吗？孤家若先出手，也有先例在，别打糊涂主意了！”

武林中前辈和后辈过后手，有让招之例，乃是后辈先出手……

若是平手，则别需由长辈先动手，后辈趋避，以示‘不敌’。

‘武天子’以为何沧澜想逼自己先出手，落下‘有理讲不清’，以大欺小之恶名，所以他先把话扣住！并非不给他机会，而是……

‘武天子’身后的公、卿、乐手、侍者御者，卫士们，皆以为何沧澜想得个‘让招’的优势——真乃不能仰体‘圣恩浩荡’了！

何沧澜心里究竟在想着什么呢？

看看‘武天子’终于闭住嘴巴，何沧澜森森的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你的话完了吧！现在该我开口了！”

‘武天子’的手下们大惊失色，这是顶撞与蔑视呀！

\*\*\* 南方之雄 \*\*\*

是四罪俱发了，岂只是罪在不赦，简直是罪该凌迟，五马分尸，死有余辜了！

‘武夫子’龙颜也为之一变，心中无限怒意，皆化在拂髯一举之中！

隗家玲握住马缰的手，也放了下来，想道：

“我准知道他不会令人失望，下面他要说出难听的话了，这叫做分庭抗礼！”

何沧澜平静的道：

“你数落本掌门诸罪俱发，人非圣贤，罪何能免，但扪心自问，本掌门只承认有一罪？”

这是什么话？

何沧澜不顾别人听完这话的反应如何，继续道：

“然后你必须承认你也有一罪！在去年金陵某夜，采花淫贼一夕九案，东窗事发之后——”

此话一出，众人的反应可想而知！震动惊惧，骇疑，各露怪相……

何沧澜嘴角露出笑意，声音从齿缝里稳定的流出来再道：

“本掌门之罪无他，乃是嵩山孽子章太孙，犯了淫戒，天下人均得而诛之，而鄙掌门人德薄能鲜，竟为肖小所愚，未能一掌诛绝，竟让他活到今日，罪在愧对天地神明，纵走此魔，有违天心！憾甚！”

此话虽然不高，现场五百余众，人人皆闻，如是群情汹汹，骚动继之……

\*\*\* 南方之雄 \*\*\*

‘武天子’茫无表情，想道：

“多么久了！二十年，三十年了，从没一个人敢用这种语气在我面前说话，上次那人是谁呢？九岭散人吧！他现在在那里呢？早死了，死在我的剑下！”

何沧澜深怕自己的话被打断，不能畅所欲言，说话急了，声调也提高了，语句却转为轻松的道：

“而阁下呢，便是有孙不教之罪，未化育其为人！”

‘武天子’颌下美髯，微微翘起，眼神朗朗，亮若天星，想道：

“多么久了，十年或者二十年了，我没动手用剑，现在来了这么一个人，口出不逊，他在那里？就站在我面前，我怎么办呢？把他毙在剑下！”

他自问自答，得到结论，便扬起右臂，四指合并，姆指分开，壮如笔架，遥遥指着星月！

这是伸手索剑，天子要御驾亲征了

何沧澜仰首而对，目如朗星，不为其所动，侃侃而再道：

“至于阁下所数本掌门之第二罪，你是否有这胸怀听鄙人之答辩呢？”

那只索剑之手立即翻掌伏下！那是说本天子自然要听听了！

“本掌门拜会一故旧，夜行于山间，赶路，欣见一宫墙殿宇，为人所阻，自报乃‘沅陵掌门人’也，不料竟遭八人围攻，当真虎落平阳被犬欺！